

忠魂不朽

冯静武

1944年，18岁的张立忠看着日寇肆意侵害百姓，心中充满了愤怒与不甘。他毅然参军，加入祁县独立营。

入伍后他一边刻苦训练，一边积极参加割电线、截火车等敌后斗争。当年夏天，他们第一次执行夜间割电线任务，地点在南风沟口，刚割断电线就被敌人发现，关键时刻，班长罗奴蛮带领大家从一条隐蔽的小路成功撤离。这次行动不仅顺利完成任务，还无一人受伤。还有一次，他们在东鱼沟口山梁上设伏，本打算截获给日军运送食品的火车，没想到等来的是运输日军的火车。只见黑压压的鬼子从车上涌下，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，张立忠所在的连队毫不畏惧，居高临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，他们利用地形，英勇作战，消灭了好几名日军。连长不幸受伤，为了避免损失，他们迅速撤离到后山。

1944年秋天的一天，他们连奉命前往太谷支援。刚走到祁县与太谷交界的坳坡村，就得到消息：太谷方向有13个鬼子朝坳坡走来。连长当机立断，将任务交给了张立忠所在的3排，3排下设的7班是机枪班，8班为主力班，9班则是被称为“娃娃班”的年轻战士。坳坡的地形呈梯田状，西侧是一条深沟。7班的机枪居高临下，压制着敌人的火力；8班迅速绕到下面，堵住了鬼子的后路；9班则从东侧发起攻击，形成了三面围攻之势。战斗打响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双方势均力敌。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，为了避免误伤自己，已不能继续射击。此时，冲锋号响起，战士们迅速亮出刺刀，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。他们两人一组，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。张立忠身高1.75米，又有着赶车练就的一身力气，在拼刺中占据了优势。他一个突刺，便扎在了一名日军的胸脯上，那鬼子还想挣扎，另一名战士从背后补上一刺，日军当场毙命。张立忠扭头又发现旁边一名日军正与战友拼杀，他毫不犹豫地从侧面刺去，又消灭了一个鬼子。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，在全排未伤一人的情况下，将13名日军全部歼灭。这场短兵相接的胜利，让3排的战士们兴奋不已，他们欢呼雀跃，甚至就地打滚，庆祝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。

在解放战争中，张立忠从班长升为连长，身经百战，在解放晋中、临汾和太原的战斗中屡建功勋。在抗美援朝期间他被安排到军部警卫营，负责军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。1956年9月，张立忠从朝鲜回国后，担任海军高炮营营长。1964年，他转业回到老家祁县，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，直至1989年离休。

采访时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轻轻摸了摸他受伤的手腕，他却呵呵一笑，轻松地说道：“这个手腕是摸不着脉动的，血管70年前就结扎了，现在全靠微循环滋养着这只手。”那笑容中，没有一丝哀怨，只有对过往经历的淡然与豁达。

2023年夏，我再次拜访已经98岁高龄的老英雄，他精神矍铄，目光如炬。我将他讲述战斗的场面拍摄下来，制作成短视频分享在社交平台，短短3天浏览量竟突破10万次。

这就是英雄精神的力量。它跨越时空，直抵人心。愿这种英雄精神，永远在华夏大地上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2024年，在一个寒冷彻骨的冬日，99岁的老英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前去吊唁的人们怀着沉痛与敬仰，凝视着他身前那13枚军功章，每一枚都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每一枚都凝聚着他的热血与忠诚。

在这众多的纪念章中，有3枚格外引人注目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。拥有其中任何一枚，都足以成为一生的骄傲，而张老英雄却拥有3枚，且3次均亲临授奖现场，这是何等荣耀。

2019年，我有幸采访了94岁高龄的张老英雄。那时的他，声如洪钟，记忆清晰，谈起往昔的战斗经历，他都能娓娓道来。

1944年，18岁的张立忠看着日寇肆意侵害百姓，心中充满了愤怒与不甘。他毅然参军，加入祁县独立营。

入伍后他一边刻苦训练，一边积极参加割电线、截火车等敌后斗争。当年夏天，他们第一次执行夜间割电线任务，地点在南风沟口，刚割断电线就被敌人发现，关键时刻，班长罗奴蛮带领大家从一条隐蔽的小路成功撤离。这次行动不仅顺利完成任务，还无一人受伤。还有一次，他们在东鱼沟口山梁上设伏，本打算截获给日军运送食品的火车，没想到等来的是运输日军的火车。只见黑压压的鬼子从车上涌下，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，张立忠所在的连队毫不畏惧，居高临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，他们利用地形，英勇作战，消灭了好几名日军。连长不幸受伤，为了避免损失，他们迅速撤离到后山。

1944年秋天的一天，他们连奉命前往太谷支援。刚走到祁县与太谷交界的坳坡村，就得到消息：太谷方向有13个鬼子朝坳坡走来。连长当机立断，将任务交给了张立忠所在的3排，3排下设的7班是机枪班，8班为主力班，9班则是被称为“娃娃班”的年轻战士。坳坡的地形呈梯田状，西侧是一条深沟。7班的机枪居高临下，压制着敌人的火力；8班迅速绕到下面，堵住了鬼子的后路；9班则从东侧发起攻击，形成了三面围攻之势。战斗打响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双方势均力敌。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，为了避免误伤自己，已不能继续射击。此时，冲锋号响起，战士们迅速亮出刺刀，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。他们两人一组，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。张立忠身高1.75米，又有着赶车练就的一身力气，在拼刺中占据了优势。他一个突刺，便扎在了一名日军的胸脯上，那鬼子还想挣扎，另一名战士从背后补上一刺，日军当场毙命。张立忠扭头又发现旁边一名日军正与战友拼杀，他毫不犹豫地从侧面刺去，又消灭了一个鬼子。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，在全排未伤一人的情况下，将13名日军全部歼灭。这场短兵相接的胜利，让3排的战士们兴奋不已，他们欢呼雀跃，甚至就地打滚，庆祝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。

在解放战争中，张立忠从班长升为连长，身经百战，在解放晋中、临汾和太原的战斗中屡建功勋。在抗美援朝期间他被安排到军部警卫营，负责军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。1956年9月，张立忠从朝鲜回国后，担任海军高炮营营长。1964年，他转业回到老家祁县，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，直至1989年离休。

采访时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轻轻摸了摸他受伤的手腕，他却呵呵一笑，轻松地说道：“这个手腕是摸不着脉动的，血管70年前就结扎了，现在全靠微循环滋养着这只手。”那笑容中，没有一丝哀怨，只有对过往经历的淡然与豁达。

2023年夏，我再次拜访已经98岁高龄的老英雄，他精神矍铄，目光如炬。我将他讲述战斗的场面拍摄下来，制作成短视频分享在社交平台，短短3天浏览量竟突破10万次。

这就是英雄精神的力量。它跨越时空，直抵人心。愿这种英雄精神，永远在华夏大地上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把爱与牵挂装满行囊

李敏丽

卡片塞进侧兜，忽然觉得这方方正正的箱子，要装下他四年的日常，得慢慢填才妥帖。

从这周一一开始，每天下班回家，我都要对着清单收拾一点。先理衣物，厦门的夏天长，我从衣柜里翻出刚买的四件纯棉短袖——浅白、淡蓝、浅灰，都是他穿惯的素净颜色。折叠时特意把领口抻平，袖口对齐，就像他高三每天早上出门前，我帮他整理校服那样。新牛仔裤选了两条直筒款，他说“上课穿舒服”。我又额外加了条卡其色休闲短裤，想着周末去沙滩散步时可以穿，风一吹该多自在。

昨天特意抽了半天空，去家纺店挑被子。厦门靠海，冬天湿冷没暖气，我摸了七八床被子，才选中一床轻盈的羽绒被，蓬松度刚好，盖着不压身。店员说“这个面料抗皱，机洗也不怕”，我立刻让她包起来，回家就搭在阳台晒——正午的阳光晒得被子暖融融的。

日用品都是按他的习惯新挑的。牙刷是软毛的，是他从小用的一个牌子；牙膏要薄荷味，他说“清晨刷完牙清醒，听课不犯困”；毛巾选了两条浅灰色的，吸汗耐脏，还印着小小的篮球图案，他看到时眼睛亮了亮：“妈，这个我喜欢。”最用心的是那套餐具，我在超市挑了好久，选了个带盖子的不

墨痕里的家风长卷

韩莹

讲原则的人要先管好自己，这是咱家过日子的第一条规矩。”

前些年，表姐表哥们相继退休，家庭聚会上，表哥笑着说：“每次想松松劲，就想起我爸在书房练字的样子，每一笔都像在提醒‘别走偏了’。”

今年父亲满80岁，生日那天，他给我们小辈讲了件往事。上世纪90年代，父亲在县政法部门工作，舅妈在市教育局工作，两人曾一起参加过省里组织的作风教育培训。有次讨论“怎么把家里的风气管好”，舅妈说：“就像给花浇水，不能等焉了才管，得天天留心，看见黄叶就及时掐掉。”这话如今成了我们家族的“持家老话”。

书房里的字幅早已挂进了表哥表姐的办公室，他们退休后也未曾摘下。现在办公室的使用者们说，每次加班到深夜，看一眼那行字，就像有双眼睛在提醒自己。或许，这就是清廉家风最坚韧的生命力——它不在响亮的口号里，而在舅舅退回的各种“心意”里，在舅妈锁着的记录本中，最终变成了家族血脉里的标尺，让每个后人都清楚：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；什么该守，什么不能丢。

表姐去年整理旧物，找出舅舅写的最后一首诗，其中两句被她用红笔圈了出来：“身上的职责终有卸下时，干净的风氢能传百代春。”如今这两句诗，已经成为我们家族下一代工作的准绳——清白家风要代代传。

夏日一到，刺梅花便又开了。恍惚间总能想起姥姥家大院门口那株——彼时刚及我肩头的刺梅树，像个沉默的老伙计，守着巷子深处的“仓街5号”。那用繁体字写就的门牌号，刻着旧时代的温厚，一想起，关于那里的记忆就鲜活起来。

沿着狭长的巷子七拐八绕，远远望见那株刺梅，就知道“到家了”。我总比母亲的脚步快些，一头扎进院子就喊：“姥爷，姥姥……”“哎，都回来了！”没过几天，远房舅舅一家也会赶来，原本就飘着烟火气的大院，瞬间被亲人的笑声填满。院里的庄稼水灵旺实，院门口的刺梅更是开得热烈，一朵挨着一朵，把喜悦都绽在花瓣上。

这时节，便是我们小孩的快乐时光。我们总抢着“做好事”：凑在一起帮姥姥担水，跟着去集市卖菜，晚上挤在一张床上抢被子——闹哄哄的模样，倒和那挨挨挤挤的刺梅花有几分像，不管天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，都透着股不管不顾的鲜活劲儿。

上小学时，我天生是干性皮肤，一到冬天手背就皴得厉害，裂出细细的口子。母亲会买“友谊牌”雪花膏，涂完了拉着我的手在火炉边烤，暖意裹着奶香，慢慢渗进皮肤里。但姥姥还有个更特别的法子，每到寒假回姥姥家，我就趴在刺梅树下捡雀儿粪。

起初我不懂这东西有什么用，只乖乖照着姥姥的吩咐，把雀儿粪加水稀释，像用胰子似的搓洗手背。没想到洗完后，手背竟真的润了许多，不似之前的股干硬。于是整个冬天，我总蹲在刺梅树下捡雀儿粪，反复洗了一次又一次。手上总带着股淡淡的鸟粪味儿，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臭——毕竟是它，治好了我年幼的手皴。后来回到厂里，再也没人叫我“果丹皮”（许是之前手干得像皱巴巴的果丹皮），我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，像揣着块宝贝，日子都过得甜滋滋的。

那时总觉得，姥姥家的大院到处是宝。连麻雀都爱往这儿飞，我们从舍不得撵走它们：搬个小马扎坐在房檐下，托着下巴看晒在院里的谷子被雀儿衔走；有时见麻雀在房檐下抢燕子的窝，叽叽喳喳个不停；若赶上镇上有消息，房檐下的乡村大喇叭还会“哇哇”响起，“喂，喂……”的声浪混着鸟叫，整个大院像炒开了豌豆，噼里啪啦的，满是热闹的烟火气。

后来在龙潭公园，我也曾见过一株刺梅，开着黄色的花——和姥姥家那株粉色的不一样，却同样带着淡雅的香。我特意在花前留了影，看着照片里的花，忽然就想起了姥姥家的大院。

如今再想起这些往事，总忍不住泪如雨下。我们再也回不去那样的时光，再也找不回那样自由的心灵。那些鲜活的日子，像被定格在“仓街5号”的大院里，又像童年吃到的珍稀糖果，舍不得大口咀嚼，连糖纸都想要小心翼翼收好，半点不愿舍弃。

曾读阳明先生的话：“你未见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；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，便知此花不在心外。”深以为然。无论再过多少年，我依然会想起那株刺梅——花开时无限烂漫，香气漫过整个大院；也依然会想起那个冬天，蹲在刺梅树下捡雀儿粪的自己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，从来都不在心外。

刺梅与旧时光

李晓萍



锈钢饭盒，配着浅蓝的筷子和勺子——食堂人多，他要是想在宿舍泡碗面，也能有干净的餐具用。

孩子的证件我整理得格外小心。录取通知书、身份证、银行卡，我一一放进新的透明文件袋，又在袋口贴了张浅黄便签，写着“重要证件，单独放书包侧兜”。忽然想起高考前，我也是这样把准考证放进文件袋，反复叮嘱他别折角，那时他笑着说：“妈，我都18岁了，能记牢。”可在我眼里，他还是那个出门会忘带钥匙的孩子。

昨晚收拾到一半，儿子从房间里抱出个新书包：“妈，这个书包正好。”这是他前几天自己买的深灰色帆布款，侧面有个小扣能放水杯。我把刚买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他的几本专业基础书放进去，又塞进一本新笔记本。

现在儿子的行李箱还没装满，我每天都会打开看看，总觉得还能再添点什么。昨天看到他爱吃的牛肉干打折，立刻买了两袋，藏在衣柜最上层——等出发前再放进箱子，给他小小惊喜。今早又翻出清单，在“常用药”那栏加了“感冒药”“创可贴”，甚至连他小时候用惯的薄荷膏都记上了——海边蚊子多，这个能驱蚊，也能缓解皮肤痒。

离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坐在地板上，看着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新东西，忽然觉得这不是普通的行李，是我拆不开的牵挂；怕他冷的被子、怕他忘事的便签……全塞进了这个崭新的箱子。

儿子总说“妈，别太操心”，可我总忍不住想：等他到了厦门，打开行李箱时，会不会知道，每一件新东西里，都装着我盼他安好的心意？这半个月的等待，不是在收拾行李，是在把“放心”一点一点叠进去，好让他带着满满的温暖去远方，哪怕遇到点小麻烦，也能想起家里的牵挂，想起妈妈永远在他身后。